

MU FEI
WORKS

大明小婢

沐 非 著

{下}

《宸宫》作者沐非全新作品
蒋胜男 梅子黄时雨
玄色 天下归元 联袂推荐

《明史》记载的
千面女谍 & 锦衣统领
之间的浮华惊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MU FEI
WORKS



{ 下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明小婢 / 沐非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8

ISBN 978-7-5057-3569-9

I. ①大… II. ①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4738号

书名 大明小婢
作者 沐 非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59印张 1200千字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69-9
定价 79.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一章 亲事波澜

..... 001

第二章 女命浮萍

..... 033

第三章 疑邻盗斧

..... 065

第四章 纪纲之死

..... 095

第五章 花国状元

..... 127

第六章 慧剑难断

..... 161

第七章 状元之才

..... 191

第八章 力挽狂澜

..... 219

第九章 广陵县主

..... 249

第十章 钗合剑圆

..... 279



第一章

亲事波澜

1.

萧越一天都是心不在焉，到了晚间也并未归家，而是在一间酒馆徜徉颇长时间，心中烦乱不已。

如珍，她心性偏激，到底还要闹出什么事？

姨母，真的如她所说的无辜吗？

如瑶，现在的处境如何？

身为官宦之家的贵公子，他原本对这些后宅阴微之事也略有听闻，但真正接触到，却是内心很不平静。

直到月牙初露，他才骑马而回，到了半途，他却不自觉地朝着济宁侯府的方向而去。

发觉之时，已经到了临近的一条巷子里，他找了个空院子拴好马，悄无声息地从侯府侧门翻了进去。

这般大胆的行为，是他从前不敢想象的。

侯府地形对他来说是十分熟悉，他悄然摸到了花园之中，踌躇停住了脚步——这么晚潜进来，是要去看谁呢？

是有嫌疑但态度诚恳的姨母，还是有着善恶双面的如珍？

他的心头一阵烦乱，正要离去，却听花圃后面窸窣窣窣的声响！

什么人？！

他正要沉喝，却反应过来自己也是潜入的，不好声张。

他悄无声息地走近，却见一片繁密的柳树枝条后面，正有两个少女在用小药锄挖着土，准备把一个黑檀木盒埋进去。

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终于看清了其中一个少女的面容，竟然是自己白天提起的如瑶姑娘！

月色朦胧下，只见她穿着一身月白袄子镶浅蓝缎面滚边，梳了个简单的弯月髻，显得身如柳枝，风动杨摆，窈窕中更见单薄。

月下柳边，两个少女悄无声息地加快动作，额头微微见汗，萧越心中疑惑：她到底在做什么？

如瑶从未有过这么深更半夜偷溜到花园的经历，但手上的木盒却宛如烫手山芋一般，催促她赶紧行事。

堂兄广晟回来后，亲自送来了一个铁箱，以及小古的一封书信：“据说这是你母亲的嫁妆，你还是好好收藏吧。”

广晟毫不在意箱子里到底是什么物件，很是磊落地交给了她，叮嘱她小心后就离开了，如瑶却觉得很奇怪：她跟小古商量过，那些东西是要清点收藏，但没必要带回府里来。

小古是个聪明人，为何要这么做呢？

这个铁箱……她当时晃了晃，发现里面略有动静，秦妈妈却拄着拐杖来了，看到铁箱她面露激动之色，干脆丢了铁箱上前抚摸：“确实是小姐当年陪嫁的工匠手艺。”

两主仆屏退了其他人，让碧荷和清漪守着门，秦妈妈帮着如瑶撬开床下的青砖，拿出一个小包袱，里面琳琳琅琅也放着几件重要家当。

其中有一串钥匙颇为奇怪，打头的是一把精铁铸成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另一把却是一个薄薄的半圆形玉片，看起来有点儿像上古时候的玉琮，只是边缘多了些齿锯和纹路，看起来颇为神秘。

“这铁钥匙能开启箱子。”

秦妈妈话音未落，手中生锈的锁孔，已经奇迹般地打开了，里面出现的，竟然是一只漆黑发亮光可鉴人的檀木长盒。

秦妈妈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将木盒从中取出，如瑶看到木盒正面也有一道锁孔，却是一条狭长而深的细缝。

她不禁拿起玉片，顺利地插进去，却只占了半幅，木盒也不见什么动静。

秦妈妈怕她倒腾坏了，连忙接过木盒和玉片收好，轻声叮嘱道：“这是夫人留给你最重要的嫁妆，哪怕庄子上那些都丢了，地契都被老爷和钰哥儿败光了，只要有这玉琮在，你就能有好归宿！”她目光慈爱感慨，看着如瑶的眼神却是别有含义，“这玉琮啊，是一对成圆的，要凑齐那一半，才会有动静——那另一半啊，就是夫人为您订下的。”

如瑶听这话一愣，她也不笨，渐渐地双颊生晕，羞赧道：“妈妈您都说些什么啊！”

“人老了，这话匣子就收不住了。”秦妈妈呵呵笑着，目光端详着如瑶，越发觉得她笑靥染绯，双眸清澈，宛如美玉明珠一般，“这盒子都出世了，看来那两个毒妇是忍不住要狗急跳墙了，这个侯府眼看是待不得了，我们也该设法联系姑爷，让他赶紧来提亲了。”

说到这个，如瑶面上难免有些忧色：“袁公子……”

她提到这称呼，面上红晕更盛，声如蚊蚋道：“我从来没见过他，更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秦妈妈眉心蹙出纹路，叹了口气——张夫人在时，替如瑶和袁二公子定下亲事，但她去得太早，就让如瑶彻底失了依靠。

论理这未出阁的姑娘虽然闺训严格，但母亲带着去做客交际的机会也不少，两家若是世交，十有八九总会有见面的机会，最不济也能透过屏风偷偷瞥一眼。

但如瑶长到这么大了，就一直被困在深闺之中，京城的名媛交际圈中，几乎都不知道有她这号人。

秦妈妈越想越是替如瑶抱屈，嘴上却只能安慰：“世上多少夫妻都是盲婚哑嫁的，洞房那一日才见面，不也是恩恩爱爱的一辈子？况且两家早就定下亲事，姐儿你又如此秀外慧中，姑爷必定一见面就着迷了……”

这话说得如瑶掩面不肯再听，转身到了窗边不肯回头，半晌，才听她低声道：“我总是觉得这事不太妥当——既然两家早就定下亲事，为何平日不见走动来往？就算母亲死后两家关系冷淡，该有的三时节礼也应该不会耽搁——怎么好像袁家从未传来片言只语，也不曾有人来过，该不会……”

她心口怦怦直跳，眼角余光看着秦妈妈那担忧皱起的眉头，却怎么也不忍再说下去。

她虽然养在深闺，却并不是不通世俗人情的娇小姐，世态炎凉也早就从府里众人面上看惯——这桩亲事是张夫人在时定下的，这么多年都杳无音讯，只怕不是出了变故，就是对方不想履约守信诺了。

她善睐的明眸中浮现一层阴霾，眉心深蹙却终究没有多说，秦妈妈也猜到了她的心思，急切地反驳道：“这不可能，小姐在世时候精挑细选的姑爷，怎么会背信弃义呢？”

她一急之下，连往日的称呼都说出来了，如瑶暗暗叹息，起身走了过来，拍了拍秦妈妈的手背，安抚道：“您说得对，也许是我太过胡思乱想了。”

“是啊，姐儿的福气还在后头呢，可不能乱说，你啊就安心等着袁家上门提亲吧。”

两人面上都露出笑容，却只是为了安慰对方，心中却都有几分沉重忐忑——这么多年了，袁家到底是什么心思，他们究竟会不会来？这一切都是未知。

秦妈妈眼中闪过坚决之意，却是笑着把话题岔开了：“这盒子可得收好，我虽然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麼，却是夫人如此精心收藏的。”

她蓦然想起自己跟小古的约定：小古会保护如瑶顺利出阁，而拿来交换的，就是这个木盒！

她心中颇为矛盾踌躇：这盒子毕竟是张夫人最后的遗物，如此珍视收藏，甚至需要瑶姐儿和未来姑爷两人手中的玉片合拢才能打开密锁，只怕里面的物件非同小可，就这么给了那来历不明的小丫鬟，她真是心有不甘！

但她随即想起小古的神秘莫测，那一夜的恐怖血腥，顿时打了个冷战，一旁

的如瑶看她瑟瑟发抖，以为她冷了，亲手拿起一件氅衣，替她披在身上：“夜凉风寒，妈妈还是要小心身子。”

“我还没七老八十呢。”

秦妈妈用亲昵疼爱的目光看着如瑶，却见如瑶又端了杯热茶给她，信手拿起那木盒晃了晃，听来里面略有响动，皱起眉头道：“小古信里说，让我们最好把这木盒埋在后花园的柳树下。”

“怎么也该藏在我们院的花圃里啊！”

秦妈妈立刻反驳，她对小古实在是心存戒备，如瑶略一思索，却摇头道：“接下来，我们院子只怕要被那些人翻个底朝天，只怕未必能保得住。”

主仆二人对视一眼，都觉得情况严重——太夫人和王氏都没拿到关键的财物，只怕两人真要下狠手把地契铺面都夺过来，这院子确实不安稳了。

如瑶坚持要自己去，秦妈妈腿脚不便，就让碧荷跟着，悄无声息地而后花园柳树下挖个坑埋了。

月上树梢，柳条浓密，临水依依，如瑶擦一把额头的汗水，正要收起药锄回院，却听不远处草丛中传来“咔嚓”一声轻响。

她心中一惊，低声喝问道：“谁？”

惊慌之下，脚下踩了个空，险些跌进池塘里，却被一双有力的手掌扶住——

“如瑶姑娘，是我。”

她惊魂未定，抬眼看去，却映入一对沉稳柔和的黑眸。

“是你！”

如瑶惊得双眼都瞪圆了：此时已经是三更，四下幽静无人，他居然出现在这！

她脑子反应很快，随即低声道：“你怎么进来的？”嗓音微带怒意，却也没有大声叫唤的打算。

“我有点事儿来探望姨母……”可怜萧越从未撒过这种谎，虽然是在暗夜中，脸庞也发红困窘。

如瑶一听就知道这话不实，但她自己也是偷偷摸摸行事，因此不欲声张，只是皱眉盯着药锄，心中忖道：居然被他看见了，这下前功尽弃，又要换个地方藏东西了。

“惊扰了你，实在对不住……”

萧越也不是笨人，略一思索明白了她的意思，转身要走，突然又停住脚步。

“庄子那边，你不用担心，那两个丫鬟已经没事了。”

“我听晟堂兄说过了，多谢公子的援手之恩。”

如瑶虽然确定眼前之人并无恶意，相反还古道热肠自愿前去救援弱女，但他终究是王氏婢娘的外甥，因此略存戒心，态度虽然有礼温和，神色却带着平静生疏。

萧越点了点头，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了：“所谓财帛动人心，你自己要当心养病，尽量少出门给长辈请安，实在不得已，也要尽量避开如珍。”

如瑶一愣，眼中闪过感动之色——她看如珍之前跟他相处颇见亲近，他却肯为

了她的安危这般直言相告。

“公子，你若真是有心，就该规劝你那好姨母……”一旁的碧荷气不过插嘴道。

“住口，你真是太放肆了！”如瑶终于动怒呵斥了她，回过头来却朝着萧越赧赧福了一福，“萧公子，婢女无礼，我在这替她赔个不是。”

她不顾萧越的阻止，又福了身，“公子高义，救了我的丫鬟，也保住了先母的遗物，如瑶铭感五内，实在不知该如何说谢。”

她目光清澈诚恳，再无方才的戒备警惕，反而更添内疚：“方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误会了公子，本就该好好赔罪。”

夜风吹过，卷起她月白的长衣，裙边的幽兰暗绣也在月华下熠熠生辉，映着她的面容宛如白瓷一般秀丽端庄。

萧越眨了眨眼，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个极为荒谬的错误：他不该凭着第一眼的印象，就认为如珍是个清雅出尘、沉稳内秀的女子——实际上，真正符合这八个字的人，是如瑶才对！

他心中暗叹，此时却是别有酸涩滋味，朝着如瑶略一点头，留下一句“保重”，就匆匆离去了。

月光隐入云层之中，树梢的叶片沙沙作响，如瑶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沉默了。

“姑娘，这个人可靠吗？他毕竟是……”

碧荷心直口快，问出了声，如瑶从沉默中醒来，断然点头道：“他应该是个诚实可信的君子。”

碧荷有些不服，嘟囔道：“没想到二夫人的亲戚，竟然也有好人。”

她眼珠一转，又问：“那我们还要挖出来换个地方再埋吗？”

如瑶摇了摇头：“他以诚信对我，我不该对恩人横加猜疑。”

“要是被挖走了怎么办？”碧荷不放心地看了一眼，却见如瑶转身而去，不由得急急跟上，两人身后的柳树下泥土湿润长满杂草，看起来与寻常没什么不同。

天色渐明，日光照亮了花园之中的池塘粼波，假山上的白石也显得透亮，两道儒服身影出现在花园里，口中吟咏背诵，彼此之间互相问答。

“广仁世弟，你这一篇策论开篇就是不凡，只是略有小瑕……”广仁专心致志听着对方剖题，心中却感佩不已：原本他少年中举，饱受师长亲朋的赞誉，虽然没有因此而得意自满，终究还是对自己颇有些期许，但这几日与这位薛语世兄同学切磋，却终于让他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

经史子集，此人无一不通，随便什么冷僻的典故都能信手拈来，对历年考官喜好的八股文章也是谙熟得头头是道，更兼为人温雅风趣，和煦可亲，与他对话真是受益匪浅。

广仁这才明白为何父亲对此人如此推崇，不禁笑着问道：“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薛世兄家中可定了亲事？”

薛语略一踌躇，叹道：“原本倒是收了一家的庚帖，可惜，造化弄人，那女子……”

见他黯然神色，广仁自动猜测，替他补完了下句：“真是红颜薄命，让人唏嘘。人世如此无常，世兄还是看开些吧。”

他话锋一转，又继续道：“世兄长我五岁，如今年纪也不小了，这次下场十有八九能够高中，可曾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

论理，这些是该父母长辈操心的，但薛语父母双亡，也没有什么太近的亲族，因此这一问并不算出格。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世兄可曾有中意的人选？”

薛语闻言苦笑后叹息：“为兄痴长你几岁，却是出身清贫、一事无成，在京城又全无根基……”

“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又有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世兄何必如此过谦？”广仁沉吟半晌，才将父母托付的问题说了出来，“我家中也有几位姐妹，都是爱好诗文的，平日里也略通翰墨丹青。”

少年人有些调皮地朝着薛语眨了眨眼，其中意思立刻让薛语诧异，随即摇头不已，“怎敢高攀侯府千金，不妥，这实在不妥！”

“若是能得你这位东床快婿，父亲一定大为快慰，再不用对着我吹胡子瞪眼了。”广仁半是玩笑半认真地露出一个嫉妒的表情，薛语被他逗得笑出了声，虽然没有回答，却也不见拒绝之色。

广仁一看有门，含笑继续道：“我有四位姐妹，如瑶擅琴，如思擅长书法，如珍妹妹喜欢的是棋弈，更做得一手好针线，至于我同胞妹子如灿嘛，她喜欢的是……收集画卷。”

他这话说得有些亏心，前几人可算是才艺拔萃，唯有他亲妹子如灿却是素来娇惯，虽然喜欢丹青绘画，却都不能坚持苦练，只是日常喜欢收集些赏心悦目的。

薛语微微而笑，整个人宛如晨曦般隽永明华，眼中的光芒却是深邃幽然——

“琴乃古之君子，相如与文君一首凤求凰，可算是夫妇和鸣，岁月静好，不知是否有幸认识如瑶姑娘？”

广仁吃了一惊——隔房的如瑶在他印象中极为单薄，似乎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女，甚至有些病弱不足，没想到薛语竟然真要与她结识？

薛语看到了他脸上的惊讶，含笑道：“乍听这里有琴友，不免有些技痒，倒是我唐突了。”

“这倒也不是，我家不是那种腐儒的家风，要想见一面倒也并非难事。”

广仁凑近他，低声道：“你刚来我家，有些事可能还不太了解——本来这家中的爵位是归我伯父袭的，这样算来如瑶算是府里女孩中身份最贵重的，但伯父行止有些……不得圣上喜欢，礼部迟迟没有回应，如今我弟弟广晟意外成了侯爷，大伯父受了刺激越发颓唐，那院子里天天在闹，只怕也顾不上如瑶妹妹了。”

因为涉及长辈和家中秘辛，因此他语多保留，但薛语是何等人物，立刻听明白

了——大老爷沈熙看样是没希望，破罐子破摔了，成日就醉酒美人干脆享受人生去了，什么儿女亲事，干脆丢在一边不管了。

广仁也是生性仁厚，不愿意说大房的是非，但这话的意思也很明显了：大房目前不仅失势，而且亲爹极不靠谱，若是真有意与如瑶结秦晋之好，只怕对薛语的前途有害无益。

薛语不禁失笑：“见都没见过，你就替我考虑选个好泰山了，我只是想以琴会友，还并不敢有此绮思呢。”

“那倒是无妨，我现在就去请来如瑶妹妹，我们在前面亭台赏景论琴，又轩敞又风雅，岂不是人间乐事？”

薛语暗暗赞叹广仁设想周到：他作为兄长在场，就避免了私会之嫌，又在四面见光的水边小亭里，完全不会有流言蜚语传出。

广仁说着就离开了，薛语一人坐在亭中，独自品尝小厮斟来的香茗，临水看石，晨风轻拂，实在是别有一番惬意。

他眯起眼，似乎极为放松，心中却是思绪飞快：东厂和锦衣卫的竞争，这个月就要有个结果，谁能抢先查清案情，谁就将是皇帝最信赖的心腹。

而皇帝最关心的，就是这红笺提到的神秘木盒。

世上存在这只木盒，里面藏着建文帝的信息，这个消息是他故意让红笺招供出来，让皇帝得以知晓。

这是个香饵，能吊着皇帝的胃口，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去查案，而他本人，也对这个诱饵志在必得。

父亲在赴死前曾经跟他提过这个木盒——能让朱棣死无葬身之地！但那欲言又止的神情，却让人明显感觉到其中大有隐情。

这个木盒，由张家保存着，归为了张夫人的嫁妆，却被如郡抢先一步拿到手……

如郡，他心中默默念着伊人的闺名，心头一阵迷惘——并非是痛恨，也不是爱恋，而是一种隐秘的钝痛。

他与她，终究是无法相爱相守，而是彼此猜忌，渐行渐远。

他心头郁结，只觉得日光透过水波反射出粼粼金光，双眼有些刺痛，薛语黯然闭目，鼻端飘浮的茶香，此时也失去了况味。

远处传来人声笑语，似乎有多人的脚步声走近，他缓缓睁眼，一眼瞥见迎面而来的一男三女，顿时身上一震！

只见广仁当先而来，身后跟随的是一名妙龄少女，着浅茜色遍地缠枝纹绸袄，下边暗银刺绣月华裙，纤腰盈盈，沉静而婉约——她身后跟着的两女丫鬟打扮，正捧着一具焦尾古琴，其中一人竟然是……如郡！

薛语睁大了眼，死死盯住了她的情影，目光专注仿佛贪婪，却是又欣喜又震惊：她不是在庄子上吗，怎么突然回了侯府？

“这人眼光直勾勾的，好吓人……”碧荷在小声嘀咕着，“他该不会对小姐有

什么非分之想吧？”

小古嘴角微微扯动——她倒是心知肚明，景语直勾勾盯着的人应该是自己，而不是如瑶。

乍然撞见，她也是颇为惊奇，不过想起之前广仁说的“考前寄住在侯府的年轻举人”，她眉头深蹙，感觉分外棘手。

景语竟然也住到了侯府，他究竟想做什么？

景语目光灼灼，牢牢盯住了小古每一个神情，见她皱眉，心中不知怎的，更添了几分苦涩，却终于回过神来，彼此见礼认识。

薛语为人温文儒雅，谈吐又是风趣诙谐，倒是很快就跟如瑶相谈甚欢，两人就琴道九音的“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谈得热络。薛语邀请如瑶弹奏一曲，如瑶大方答应了。

琴声响起，却是《十面埋伏》的铮铮之音，激昂宛如金石错裂，沙场鏖战。随即琴音转为悲怆决绝，顿时显示出英雄末路、败亡惨烈的意境，薛语原本还在惊叹她的技巧娴熟，此时却是心中恍惚，不禁面色变得惨白。

小古在旁静静听着，看到他神色有异，心中暗忖：他大概是想起景伯父临走前的情形了……景清也是精通琴艺之人，只怕临走那天不能明说，只能以琴声明志，也是跟爱子最后的诀别了。

她心中刺痛又酸涩：那一场诀别，只怕当时的景语年少不谙世事，根本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生最大的痛楚！

一曲终了，薛语半天才回过神来，神色有些空茫，虽然恪守礼仪大加赞誉，却总是透着心不在焉的味道。在如瑶身后侍立的碧荷撇了撇嘴，悄声跟小古做了个口型：“一看就是口是心非！”

小古却也有些茫然，被她扯了一下才回过神来，此时薛语凝视着她们主仆，目光却是穿透如瑶停留在小古身上：“抱歉，琴音入心，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如瑶见他眼眸带着水光，神色尚未平静，心中暗暗称奇：之前觉得他为人处世圆融而和蔼可亲，此时此刻却是带着真性情了，显然是触景生情。又想起之前他说父母双亡，不由生起了同病相怜的感受，与他对话也少了几分持重生疏，更觉得这是难得的知己。

薛语似乎与她相谈融洽，目光却始终牢牢停留在小古身上，碧荷此时也感觉到了，心中暗暗奇怪。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一个多时辰了，广仁看看日头，觉得也到复习的时候了，于是就岔开话题，建议两人继续回去写一篇策论互相点评，薛语答应了，起身时却是“刺啦”一声，半截衣袖被柱子上的铜钉撕开了。

“这可怎么好？”他皱眉不已，广仁正要说回去让仆妇缝补，话到嘴边却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与如瑶相会本是光明正大，此时却是撕裂了衣服回去，只怕要惹来闲言碎语，对彼此都不好。

景语突然起身向如瑶作揖：“能否请姑娘借我一位巧手的丫鬟片刻？”

如瑶正要答应，却见他似乎是随手指了一人，正是小古：“就是这位吧。”

如瑶目光闪动，心中怀疑，却未发现什么蹊跷，只得点了点头，转身离去，急着回去温习功课的广仁也跟着走了，凉亭里只剩下小古与景语两人。

“你为何要想方设法住在侯府？”小古率先开口问道。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盒子是由张夫人保管的，她们这边必定知道些什么。”景语说完，目光幽邃看着她，反问道，“你的伤还没好透，为什么急着回来？”

没等小古开口，他露出一丝冷然笑意：“你是担心那盒子被我劫走吧？”

小古皱眉，却是倔强地抿唇：“东西已经在我手上，我何必担心？”

“是吗？”景语端详着她的神情，突然笑道，“就算盒子在你手上，但你无法打开锁孔，又有什么用呢？”

他的嗓音清朗，却带着莫名的魔魅：“张夫人的手上，必定有钥匙之类的物件，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在如瑶姑娘手上。”

“所以她才刻意接近她？！”小古怒目瞪着他，“你离她远点儿！”

“你这是吃醋了吗？”

景语突然问出了这一句，小古一阵羞愤，正要反驳，却见他双眸认真地看着自己，好似在急切等待这个答案。

“你是在为我吃醋吗？”他再次问道，炯炯目光凝视着她，好似非要一个答案不可。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殃及无辜！”

小古心中刺痛加剧，却仍是冷冷说道。

“为了你的报复、你的血仇，已经有这么多人被你拖下水了，如瑶姑娘为人不错，在这个家里孤苦无依，你别把脑筋动到她身上！”

景语目光一黯，闪过痛楚之色，随即又恢复了平静莫测，“她手中有钥匙，怀璧其罪的道理你不会不懂。”

“就算打开了那盒子，又能怎样呢？建文帝在的时候就输给了自己的叔叔，现在都是生死不知，就凭他的一个木盒又能做成什么呢？”

“这些也是我想知道的，如郡，别以为这事与你无关，你父亲跟这个木盒，只怕也有些牵连。”

景语的话让小古心头一紧：“你说什么？！”她回过头来揪住了他的袖子，“把话说清楚！”

“我先前在大理寺发现了你父亲私下跟朱棣来往，还送去入城的情报，但我仍然觉得蹊跷，你父亲跟我爹是多年密友，而我相信我爹不会轻易看错人。”

“我又通过东厂，查到了另一些秘密资料。”

“东厂？！”

景语看到小古奇怪的目光，微微一笑道：“我如今是东缉事厂的军师，这点儿特权还是有的。”

“那是朝廷新的鹰犬衙门吧，想不到你居然这么手眼通天！”

小古很是吃惊，却见景语看着她，别有含义地说道：“我去做东厂军师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不止东厂，连锦衣卫那边，弄不好都有我们都认识的老熟人呢！”

小古正要追问，却听景语已经轻描淡写地揭过了这个话题，回到了胡闰身上：“你父亲当年，原本是被朱棣当作功臣厚待的，所以在你记忆中，你们府上是在永乐二年才被抄家的，那些真正站在建文帝一边的，早在永乐元年就全部被杀被流放了。”

小古默默点头，没有反驳——她当时年纪还小，后来懂事了算算日子，确实是如景语所说。

“你爹给朱棣暗送情报，后来果然受到了回报和重用，但不知为何，短短的一年过后，朱棣突然暴怒，以建文帝党羽的名义将你爹凌迟后悬尸示众，这般怒不可遏的劲头，只怕个中内情别有蹊跷。”

小古惊愕，心中思量后却也觉得景语分析精准，但她心中的谜团，却越发浓厚了——她的生身之父，到底是忠是奸呢？胡闰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才引动朱棣的雷霆怒火？

“我设法找到了你家的一个老仆，他被卖到了崖州，他回忆说，你爹当时在书房跟人密谈，确实也提到了那只木盒。”

又是这只神秘的木盒！

小古只觉得如坠云雾，却也无暇去多想，只是沉声问道：“你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让我把盒子拿出来。”她直视景语，声音低沉而坚定，“也许你说得都对，我爹确实也跟这木盒有关，但是……我不能再让你把整个金兰会拖进危险之中！”

景语的脸色变得严峻，他的目光隐约带着冷焰：“你拿着盒子，是想去跟朝廷交易？”

两人彼此默契，十有八九都能猜到对方的心思。

“也许吧，但我不太信任朝廷，也不想冒险，因此不会贸然行事，而你，却太狠，太急切了。”

小古毫无惧怕地对视着他，看着他因为沉痛而暗沉的眸子，突然心中痛切，低声道：“阿语，你醒醒吧……为何要这么魔障，为何要急切地报仇？”

“因为我已经忍得太久了。”

景语低声说道，那一刻的凛然杀意，让小古脊背生寒。

“你不肯给我盒子也罢，有钥匙在手，我仍然占据主动。”

他的目光恢复了冷静，却让她更加不安——那份平静背后，似乎是雪山崩塌般的惊悚。

“你匆匆赶回，身上却别无长物，那东西藏在谁那里，只有两个人选。”

小古心头一紧，只听他继续道：“要么是新任的济宁侯，要么，就是这位如瑶姑娘。”

他的目光恢复了那种森然幽黑，话中有话道：“你若是把东西交给济宁侯，必

定要后悔莫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古又惊又怒，心中“咯噔”一沉，隐约有些不好的联想，“难道你想对少爷下手？！”

她瞪圆了的杏眸里满是猜疑警惕的光芒，景语心头一阵难受，酸意上涌，他禁不住冷笑道：“别把你家少爷想得太好了，他绝非善类，你还是小心为妙。”

那一日东厂大典之时，上门挑衅的锦衣卫新任指挥使，虽然以金丝软罩覆面，看不清究竟何人，但他心中却隐隐有个猜测，只是一时没法证明罢了。

“他是怎样的人，我看得很清楚！”

小古断然摇头，却更引得景语光火，唇角更显酷狠线条，心中暗暗发誓，定要揪出那人的真实身份，证明自己的怀疑！

景语凝视着小古平凡而微黑的面庞，好似要透过这层伪装，看到从前那玉雪可爱的小女童，心中酸涩苦痛却是更加翻涌，情绪激越之下，他跨前一步，似乎要将她搂在怀里。

“放开你的手！”

一声冷喝传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道挺拔轩昂的身影，小古蓦然回头，顿时惊喜交加：“少爷！”

2.

广晟疾步而来，眼中闪着森冷煞意，周身寒气几乎可以冻住湖面，他上前来一把拎起小古，挡在身后，沉声斥道：“让你养好伤再回，你怎么不听。这么匆忙就跑回来！”

貌似严斥，却满含着关心，而且色厉内荏，根本不能让小古害怕，看到他及时赶到，不知怎的，心头一阵轻松，眼波里微微带着笑意，广晟皱起眉瞪了她一眼，眉宇间也是一片宠溺。

见两人眼神交会颇有默契，那么并肩站着轻声低语，景语整个心都坠入了万丈冰潭之中——他眨了眨眼，只觉得自家孑然一身，无边的孤寂萧索。

“见过侯爷。”他轻轻一揖，态度漫然潇洒，仿佛没有看见对方眼中的怒火，反而火上添油，“这位姑娘是来替在下缝补衣服的。”

广晟立刻回头瞪了小古一眼，示意“回去再收拾你”，随即冷声道：“府里待客不周，竟然让贵客连个丫鬟都用不上吗？”

“沈大人和广仁贤弟都极为好客……”景语微微而笑，仿佛是在故意刺激他，“只是佳人蕙质兰心，亲手缝补，意义格外不同。”

小古躲在广晟背后，只感觉他挺直的脊背不断冒着寒意，听着这话怎么都是别有用心，却听广晟冷哼一声，昂起头以睥睨之姿扫了他一眼：“你眼光倒是不错，

只可惜，跟东厂那群公公在一起待久了，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这话太损了！

小古胆战心惊又哭笑不得，几乎要掩面而逃了——少爷果然狂傲不羁，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她偷眼瞥去，只见景语眉梢眼角带出似笑非笑，却让熟悉他的人心中战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不是靠着一柄短刀就能抢到手的——这是山贼的手法，我辈读书人实在不能如此粗蛮。”

短刀？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广晟目光一闪，看向景语的眼神更加犀利幽暗：难道已经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侯府以武勋起家，不是口诵子曰诗云就能得到丹书铁券的——要想拥有一个，也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行。”

“沈学士若是听到这句，不知该作何感想？”景语冷笑道。

“我祖父若是泉下有灵，想必也会赞同——这里毕竟是侯府，不是学士府邸。”

广晟言下之意，丝毫不怕得罪自己父亲，也是警告景语不要妄想搬出沈源来压制他——他与沈源实在是毫无父子亲情，又何必装什么慈父孝子来恶心人。

两人一者试探，一者猜疑，彼此目光碰触之下，火星四溅却又暗潮汹涌。

“那个……少爷……”

小古打破这无声的对峙，正要开口圆场，却被广晟挡在身后，沉声吩咐道：“这里没你的事了，下去吧。”

小古略一犹豫，却见对面景语拿起破损的衣袍递了过来，一笑宛如春风拂面，唯有瞳孔最深处有着哀伤之痛：“相逢便是有缘，一切拜托姑娘了。”

广晟劈手去夺，谁知景语手腕一翻，极为灵巧地躲过，另一手化掌成刀，凌厉切向他的手腕，两人连番交手之下，快得让人看不清动作。

一只纤细的素手伸出，接过了衣裳，小古清冷的眸子凝视着景语，眼中似有千言万语，却终究转过了身。她默然在凉亭石凳上坐下，掏出了腰间荷包，取出随身的针线。

“你还真给他补衣啊！”广晟大为不满，眼神中写着不满甚至嫉妒，但小古低着头没有看到，他干脆凑到她耳边，轻声抱怨道，“你都没替我补过衣袍呢！”

这小子何德何能，能享受你这般温柔的对待。

他小声嘟囔着，宛如怨夫一般，却受到小古无奈的白眼一枚——你不说是锦衣玉食，也算是有专人伺候的，什么时候要穿带补丁的衣裳了。

一旁的景语盯着小古穿针引线，唇角微微勾起——她还是在意着他的。

随即看着两人凑近低语，心绪又转为郁闷晦暗，冷厉目光盯牢了广晟，后者感受到不善的注视，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随即竟然挑衅似的，掠起小古的一缕鬓发，亲昵地替她挽在脑后。

景语死死盯着他的手——如果眼光能化为利剑，广晟的那只手只怕已经被千刀

万刷了。

小古有些窘然，将广晟轻轻推开，三两下针走如飞，便缝好了衣服破洞，转手递给景语，却是深深看入对方眼眸深处：“公子下次务必小心，不要再惹出这种麻烦了。”

这是最后的恳求和告诫，她看到他微笑着叹息，便知道自己的诚心劝说，再次付之东流了。

“世事弄人，有时候，人生就跟这件衣袍一样，时常变得千疮百孔，还得含笑披在身上。”

这是他的无奈与坚持，温和平静然而带着淡淡的骄傲，决不妥协。

即使是伤了她，伤了自己的心，也仍然如此。

小古睫毛微微颤动，心中又酸又痛又恨，她不再迟疑，转身离去，强忍着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广晟神色莫测，只觉得两人的对话别有玄机，他狠狠瞪了薛语一眼，转身急急追上了小古。

水边凉亭恢复了平静，只留下景语静静伫立，目送着两人离去的身影，眼中闪过复杂幽冷的光芒，一瞬之后却也归于平静。

时至中午，小古应付完广晟的问东问西后，终于能喘口气，吃一顿还算可口的饭菜。

广晟似乎起了什么疑心，不断追问她跟景语的关系，终于把她问烦了，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幽幽道：“我们从小青梅竹马订下亲事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现在他终于找到我这名未婚妻了。”

广晟彻底被逗乐了，笑得直不起腰来：“没想到你还挺有编故事的天分，是那些民间话本看多了吧？”

他笑着凑过来，不顾她的皱眉抗议，在她耳边轻声调侃道：“真要演青梅竹马从小定亲，也该是我来演未婚夫，哪轮得到这小子！”他的声音很低，在她耳边吹气却是暖暖痒痒的，“你跟他眉来眼去，我很伤心，很难受……”

说着不顾小古的白眼，竟然得寸进尺抱住了她的肩：“我吃醋了，需要人来安慰……”

柔声细气几乎是撒娇，白皙面容精致宛如玉瓷，简直看不出是平时威风凛凛的侯爷！

小古忍住冲动，才没把这个吃豆腐的登徒子一脚踹飞！

被他哀怨地占了好些便宜，广晟还涎着脸得寸进尺，却被胆战心惊的小厮打断了——他面色变得铁青，整个人好似没吃到鱼的大猫，怨气冲天。

两人低语了几句，他的眼神一振，似乎有什么急事，吩咐了她两句，就匆匆外出了——看那神色，似乎有什么棘手之事有了着落！

小古耳边这才清静下来，吃完饭后，本想整理一下行李包袱，想了想又决定去